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儒勒·凡尔纳著
宋秀云 薛欢译

“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的开山之作

充满正能量的经典名著

受人尊敬的格兰特船长遇险失踪，生死未卜。一个装有求救信的漂流瓶引起了一位船主爵士的注意，他和一群有情有义、有勇有谋的人，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环球之旅。

名家
名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LES ENFANTS DU CAPITAINE GRANT

[法]儒勒·凡尔纳◎著

宋秀云 薛欢◎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 (法) 儒勒·凡尔纳著；宋秀云，薛欢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12
(翰墨文库)

ISBN 978-7-5190-2346-1

I. ①格… II. ①儒… ②宋… ③薛… III. ①科学幻想

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96535号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著 者：(法)儒勒·凡尔纳 译 者：宋秀云 薛 欢

出 版 人：朱 庆

终 审 人：奚耀华

复 审 人：蒋爱民

责 任 编 辑：陈若伟

责 任 校 对：郑红峰

装 帧 设 计：余 微

责 任 印 制：陈 晨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电 话：010-85923053(咨询) 85923000(编务) 85923020(邮购)

传 真：010-85923000(总编室)，010-85923020(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 a i l：clap@clapnet.cn chenrw@clapnet.cn

印 刷：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880 × 1230 1/32

字 数：180 千字 印 张：8

版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90-2346-1

定 价：26.00 元

译者序

19世纪的法国文坛上有一位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儒勒·加布里埃尔·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 1828.2.8—1905.3.24),他是科幻题材小说的创始人,被誉为“科学幻想小说之父”的著名科幻小说和冒险小说作家。

1828年2月8日,儒勒·凡尔纳出生在海港城市南特的一个律师家庭里,辽阔的海洋、扬起的风帆和汽笛的鸣响,孕育了他对大自然的奇妙幻想。他在中学顽皮成性但成绩优异,毕业后遵从父亲的意愿攻读法学,1848年赴巴黎学习法律,1849年在巴黎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来,凡尔纳在巴黎幸运地结识了探险家雅克·阿拉戈(1790—1855),并与经常出入他家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地理学家等科学家交往颇深。在他们的影响下,凡尔纳开始刻苦钻研数学、物理、化学和地理等自然科学,同时阅读了当时流行的爱伦·坡的侦探小说,借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并提高写作技巧。

1863年,他开始发表科幻冒险小说,总名称为《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中的奇异的漫游》,并一举成名。他的代表作为《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三部曲。

凡尔纳共创作六十六部中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集,还有几个剧本,一册《法国地理》和一部六卷本的《伟大的旅行家和伟大的旅行史》。凡尔纳的主要作品包括《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神秘岛》《飘逝的半岛》《八十天环游地球》等二十多部长篇科幻历险小说。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甚至亲自为《八十天环游地球》画了十三幅插图,这在文坛一时传为佳话。《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是儒勒·凡尔纳著名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写于1867年。小说讲述的是苏格兰贵族格雷那凡爵士的新船“邓肯号”在试航时捕到一条鲨鱼,水手们在鲨鱼肚子里发现一只漂流瓶,根据残存的字迹可以推测出,这是一个名叫格兰特的船长在两年前发出的求救信,他被困于南纬37°线的某个地方。格

雷那凡爵士为营救格兰特船长求助于英格兰海军，可英国政府对苏格兰人一向歧视，竟然拒绝了爵士的请求。爵士毅然决定驾驶自己的“邓肯号”出航寻找。同行的除了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罗伯特和玛丽外，还有格雷那凡的夫人海伦那、表兄麦克那布鲁斯上校以及因粗心大意而错上“邓肯号”的法国地理学家帕噶乃尔等人。他们沿着南纬 37° 线穿越南美洲的高山和草原，横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大陆，环绕地球一周。由于对文件的错误解读，他们一路上遇到无数艰险：地震、洪水、风暴、凶狠的毛利人和流窜犯的大阴谋，但他们以无比的毅力和勇气，终于在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找到了格兰特船长，并成功返回苏格兰。

小说的情节惊险，景色壮观，充满了异国情调。当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时，仿佛自己也深入其中，我们会为人物的一举一动感到兴奋或紧张，他们是多么勇敢又乐于助人啊！一个从鲨鱼肚中发现的漂流瓶，让他们走上这条艰苦的冒险之路，换位想一想，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样做呢？我承认，如果是我，我不一定会像这群勇敢的人们一样，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而不顾一切地踏上这条旅程。这是一种精神，虽然这个故事是作者虚构的，但是每一个故事的灵魂都是要告诉人们一些我们懂得但不一定能够实践的精神……

格兰特船长会得救吗？这群勇敢的志愿者会遇到危险吗？大家会不会中途放弃呢？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未知，而我们的人生，不就是迎接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失败与成功的到来吗？

凡尔纳的作品精彩动人，但其一生却平淡无奇。他不慕虚名，长年住在外省，仅在美国呆过一个星期，在热气球上坐过二十四分钟。非凡的想象力、常年阅读图书资料，并且积极进取、刻苦勤奋，都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他是在不断地写作中度过一生的。在晚年健康状况恶化的情况下，他依然笔耕不辍，直到1905年3月24日去世时，还留下了五部打字未出版的小说稿。“伟大来自平凡，天才出于勤奋”，凡尔纳的一生正是这两句话最生动的写照。

凡尔纳的小说，兼有科幻小说和探险小说的特色。它们既体现了人类渴望自由翱翔的梦想，又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因而使独具特色的幻想变成科学的推理和预言。正因如此，凡尔纳的小说才始终令人爱不释手，在世界上永远拥有最广大的读者。

目 录

第一章 天秤鱼.....	1
第二章 漂流瓶里的文书.....	8
第三章 马尔科姆城堡.....	18
第四章 伟大的计划.....	26
第五章 “邓肯”号启程了	33
第六章 六号舱的神秘客.....	40
第七章 雅克·帕噶乃尔的来龙去脉.....	49
第八章 “邓肯”号上又添了一个好人	56
第九章 麦哲伦海峡.....	64
第十章 南纬 37° 线.....	75
第十一章 横穿智利.....	85
第十二章 一万两千英尺高空历险记.....	93
第十三章 印第安人的“王宫”	102
第十四章 失踪的孩子.....	113
第十五章 雅克·帕噶乃尔的西班牙语.....	121
第十六章 科罗拉多河.....	129
第十七章 潘帕斯草原.....	141
第十八章 寻找淡水补给处.....	153
第十九章 夜遇红狼.....	165
第二十章 阿根廷平原.....	177
第二十一章 独立要塞.....	186

第二十二章	可怕的洪水泛滥.....	195
第二十三章	像飞鸟般生活.....	206
第二十四章	继续像飞鸟般生活.....	216
第二十五章	水火夹攻.....	226
第二十六章	离别.....	235

第一章 天秤鱼^①

1864年7月26日，一艘富丽堂皇的蒸汽游艇，乘着猛烈的东北风，在北海海峡全速前进。海风吹拂着飘扬在船尾的英国国旗，不断地与桅杆“亲吻拥抱”，并发出啪啪的声音；在主桅的顶端，一面蓝色的小燕尾旗上用金线整齐地绣着船主人姓名的首字母，金字上边的花冠形状是船主人的家族标记。这就是“邓肯”号，她是属于爱特尔华·格雷那凡勋爵的。在英国议会上院十六位苏格兰元老当中，他是最为声名显赫的一位，同时也是联合王国“皇家泰晤士河游艇俱乐部”中最显赫的成员。爱特尔华·格雷那凡勋爵这时正陪着他的妻子格雷那凡夫人以及他最尊敬的表兄麦克·纳布鲁斯少校在这艘船上。

这艘新造的“邓肯”号游艇在克劳德海湾外几海里的海面上试航之后，现在正准备返回格拉斯哥。就在阿伦岛赫然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突然有一条无比庞大的鱼正在游艇的航迹中扑腾，负责瞭望的水手发现后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船长。船长约翰·孟格尔立即命人报告爱德华勋爵这等巧遇。勋爵和麦克·纳布鲁斯少校随即登上艉楼并询问船长对这鱼的看法。

① 天秤鱼是英国水手对一种头像天秤的鱼的称谓。

“说实话，阁下，”约翰·孟格尔严肃地说，“我想它极有可能是一条大个头的鲨鱼。”

“可是这片海域怎么可能会有鲨鱼呢？”格雷那凡惊奇地问。

“毫无疑问，”船长说，“这是一条能生存于各个海域、各个纬度的天秤鱼，我可以向您承诺，那一定是天秤鱼，我们即将要打交道的就是这种坏家伙！如果阁下同意的话，如果格雷那凡夫人有兴趣观看这种前所未有的钓鱼活动的话，我们马上就能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来路了。”

“您觉得如何呢，麦克·纳布鲁斯？”格雷那凡勋爵问少校，“您是否想试试呢？”

“只要你愿意，我就没有意见。”少校平静地答道。

“再说了，”约翰·孟格尔又说，“如何才能把这个可恶的畜生驯服呢？不如我们就好好利用这次机会试试看吧！相信那场面一定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热血沸腾的！”

“干吧，约翰！”格雷那凡勋爵说，随即命人通知了格雷那凡夫人。夫人来到艉楼依偎在她丈夫的身边，眼中充满了期待和迷惑，她已经被这场即将到来的动人心魄的捕鱼活动彻底吸引住了。

此时的海面看起来风平浪静，以至于大家能够毫不费力地找到那头鲨鱼在海面上快速游动的身影，只见它以惊人的活力时而冲向前方，时而钻进水里。约翰·孟格尔不急不缓地发出一个又一个恰到好处的命令，水手们把一根粗大的绳子从右船舷墙上抛出去，绳上挂了一个能够旋转的鱼钩，钩上放了一块很厚的肥肉。尽管鲨鱼离游艇还有五十码的距离，但肥肉的香味已经使它垂涎三尺，它迅速向游艇靠近。这时大家已经能够清楚地看见它的鳍了，鳍尖呈灰色，鳍根是黑色，每一片鳍都在猛烈地拍打着波涛，而它的长尾巴使它的身子保持着良好的平衡，稳稳地沿着一条笔直的路线前进。在它前进的同时，那双贪婪突出的大圆眼睛也逐

渐显露了出来，翻身时，它张开下颌，露出四排白森森的牙齿。那硕大的鱼头活像一个榔头柄上安置了两只榔头。约翰·孟格尔断定，这是角鲨科里最贪婪的一种，英国人和普罗旺斯人对它都有着不同的称呼。

“邓肯”号上的游客和水手们都把目光紧紧地汇聚在鲨鱼的动作上。只见那畜生眼看就要触到旋转鱼钩了，可它并没有立即行动，而是先翻了一个身，然后准确地咬住鱼钩，于是大块的肥肉便瞬间消失在它那宽大无比的嘴巴里了。这一上钩，粗绳子被震得猛烈颤动起来，水手们通过大横桁顶端的滑轮把那凶狠的怪物使劲地拽了上来。这角鲨眼见自己被迫离开了熟悉的生活区域，便开始拼命挣扎，好在大家还是努力抵住了它那凶猛的蛮劲，水手们用一根打了活结的绳子绑住了它的尾巴，这下它终于动弹不得了。不一会儿，大家便把它拖过舷墙，狠狠地摔在游艇的甲板上。一个水手小心翼翼地向它靠近，猛地一斧头，一下子把它那粗得吓人的尾巴砍断了。

辛苦的捕鱼过程终于结束了，这群勇敢的人最终还是把这条鱼给征服了，水手们在满足的同时，却无法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原来，在游艇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要仔细检查鱼肚。水手们对鲨鱼那从不挑剔的贪婪胃口总是充满了好奇，在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存在的，水手们的收获往往是始料不及的。格雷那凡夫人实在不想观看这种有些血腥的“探索”过程，于是起身回艉楼去了。此刻鲨鱼还有一丝气息，这家伙身长十尺，体重超过六百斤。当然，凭它的体积，这样的重量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无论如何，这条天秤鱼在同类里也算是个大个头，无疑能名列在最令人胆寒的鲨鱼名单上。

此时大家十分激动，他们马上用斧头对巨鲨开膛破肚。旋转钩钩径直钻进了这家伙的肚子里，可令人失望的是它的肚子里居

然空空如也！这条鲨鱼显然已经饿了很长时间了。水手们正垂头丧气地准备把这没用的东西扔回海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紧紧嵌在鱼肠里的粗大玩意儿引起了水手长的注意。

“嘿！看！这玩意儿是什么？”他问道。

“那个呀，”一个水手答道，“可能是一块石头吧，这家伙可能都饿到饥不择食了。”

“哼！”另一个水手并不那么认为，“准是这无赖吞到肚子里的一个没打中的炮弹，只是它还没来得及消化而已。”

“你们的观点都不对！”游艇大副汤姆·奥斯汀反驳他们说，“你们难道没看出来这条鲨鱼是个老酒鬼吗？很明显它是为了滴酒不漏，不仅喝了酒，而且把酒瓶也吞下去了！”

“不会吧！”格雷那凡惊讶地问，“鲨鱼肚里怎么可能有酒瓶呢？”

“那绝对是一个瓶子，”水手长说，“我还可以断定的是，这瓶子不是从酒窖里出来的。”

“那好，汤姆，”格雷那凡勋爵说，“您先小心地抽出酒瓶来，一般从海里拾起来的瓶子里往往装有珍贵的文书。”

“真是这样的吗？”麦克·纳布鲁斯少校说。

“极有可能。”

“噢！我不想跟您争辩，”少校答道，“如果是，瓶子里面没准儿真有个什么秘密呢。”

“关于这一点，相信真相马上就能揭晓了，”格雷那凡说，“怎么样，汤姆？”

“大家看，”大副一边回答，一边把他好不容易从鲨鱼肚里取出来的一个不成模样的东西展示给大家看。

“好，”格雷那凡说，“去把这难看的脏东西洗干净吧，再把它送到艉楼来。”

汤姆遵命出去办了。片刻之后，这个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被拾到的瓶子便被摆在了高级船员餐厅的桌子上。在座的有格雷那凡勋爵、约翰·孟格尔船长、麦克·纳布鲁斯少校和格雷那凡夫人，尤其是夫人对此事充满好奇。

海上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刚开始大家都保持着沉默，人人都在打量着这块不起眼的漂浮物，究竟里面装的是记录某次灾难全过程的秘密呢，还是只是某个航海人闲得无聊时扔在海里任其随波逐流的一封无足轻重的信件，又或者仅仅是一个空酒瓶？

不过，谜底仍是要揭晓的。格雷那凡不再迟疑，他开始着手审视这个瓶子。他小心谨慎的态度正是审视这一类物品所必需的，瞧他那模样，俨然是一位刑事诉讼的预审法官在记录某个重大案件的一些特别之处。按照勋爵自己的说法，那些表面上看上去微不足道的迹象往往可以引导人们发现重要的线索。

在探索瓶子的内部之前，先研究它的外部是必需的。这瓶子口很小，结实的瓶颈上还缠着一根布满锈迹的铁丝，酒瓶壁很厚，估计能够承受好几个大气压力，这些细节显然说明这瓶子原本可能是一个香槟酒瓶。历史上阿依或埃佩奈的酿酒人的酒瓶能砸碎椅脚横档，酒瓶本身却完好无缺。正是这样的瓶子才能够经受种种折磨而不受损害。

“这酒瓶是属于克里哥酒窖的。”少校立即作出判断。因为少校是这方面的行家，所以他的这一观点，很快就被大家接受了。

“亲爱的少校，”格雷那凡夫人说道，“其实是什么瓶子并不重要，关键是咱们得知道这瓶子的出处啊！”

“哦！那是当然，我亲爱的夫人，”格雷那凡勋爵说，“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它是从很远的地方漂来的，你们瞧瞧在瓶上的这层石化物质，这些矿化了的物质无疑是海水作用的结果！显而易见这个漂浮物在被鲨鱼吞到肚子里之前已经在海洋里

待了很长时间。”

“您说得一点也没错，”少校答道，“恰是因为这层石质的包裹使易碎的瓶子得到了天然的保护，否则它不可能在海里游行这么长时间。”

“可瓶子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格雷那凡夫人有些好奇地问道。

“别着急，我亲爱的海伦娜，你要知道，我们需要耐心地同这酒瓶打交道。要么我们全错了，要么我们就能在这瓶子上找到所需要的答案。”勋爵一边说一边着手刮掉那些保护瓶颈的坚硬物质。不一会儿瓶塞就露了出来，可以看出这塞子已经被腐蚀得极为严重。

“情况不妙啊！”格雷那凡说，“如果里面真有什么纸质物的话，那也一定已经被腐蚀得面目全非了。”

“这问题确实令人揪心啊！”

“还要补充一点，”格雷那凡又说，“这瓶子塞得不紧早该沉到海底了，多亏那条该死的鲨鱼，我们才能在‘邓肯’号上看到它呢！”

“没错，”约翰·孟格尔说，“要是我们在公海上找到它，就可能有确定的纬度和经度，我们只要研究海水流向和大气气流就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它经过的路线。可惜偏偏遇上这么一个鲨鱼邮差，这下瓶子的来历就完全是个谜了，真让人不知所措！”

“我们先看看再说吧。”格雷那凡说道。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瓶塞，一股浓重的咸盐味刹那间便在艉楼里散发开来。

“怎么样？”格雷那凡夫人带着女性特有的急切心情迫切地问道。

“你们猜我找到了什么？”格雷那凡说，“我的推断是正确的！果然有文书在里面啊！”

“有文件！有文件！”格雷那凡夫人附和道。

“不过，”格雷那凡说，“文件好像被水浸湿了，根本无法取出来，都粘在瓶壁上了。”

“干脆把瓶子打碎吧！”麦克·纳布鲁斯说。

“还是保持酒瓶完整吧。”勋爵反对道。

“我也同意这一点。”少校也赞成勋爵的这一说法。

“这固然是好，”格雷那凡夫人说，“但相比包装而言，内容显得尤其珍贵！不牺牲包装怎么能知道里面的内容呢？”

“其实阁下只要把瓶颈敲掉就可以了，”约翰·孟格尔最后提出建议，“这样就可以既取出文件又不损坏瓶子了。”

“哦！瞧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亲爱的爱特尔华？”格雷那凡夫人嚷道，她想立马就把船长的这一建议付诸实践。

鉴于除此之外很难再找到别的方式开瓶，于是，格雷那凡豁出去了，决定牺牲掉这珍贵酒瓶的瓶颈。要注意的是，敲瓶颈还不得不用上锤子，因为瓶子的石质外壳坚硬得像花岗岩，能对付这硬家伙的也只有铁锤了。不一会儿，瓶颈被敲碎，瓶里的文书慢慢地显露出来。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大家随即看到瓶里有好几张纸片粘在一起。格雷那凡极其小心地取出纸片，再慢慢分开，把它们摆在格雷那凡夫人、少校和船长等人的面前。

第二章 漂流瓶里的文书

那些纸片已有一大半被海水腐蚀得只能隐约看见上面几个模糊的字迹，而且那还只是一行行几乎完全模糊的句子中唯一残留的幸存者。格雷那凡勋爵把纸片翻来覆去地仔细研究了几分钟，最后决定把它们对着阳光，以试图读懂这些劫后余生的、最细微的笔画痕迹的含义。随后，他的视线缓缓地落在了正在用焦虑眼神注视着他的朋友们。

“这里面有三种不同的文字，”他说，“很像是同一个文本用三种语言复写出来的，分别是英语、法语和德语。这纸片上那些还没有被完全腐蚀的词语使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可是这些词到底表达了什么含义呢？”格雷那凡夫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这个现在我也不清楚啊，亲爱的海伦娜，文件上残留的字迹实在太难辨认了。”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三个版本的文件上的字迹凑在一起，相互补充！”少校建议道。

“你说得对极了，”约翰·孟格尔船长说，“海水浸湿这些句子不可能正好在同一个地方吧？如果把那些零零碎碎的词语拼在一起，我们就一定能在其中找出一部分可以理解的意义。”

“对，我们应该做的正是这个。”格雷那凡勋爵说，“现在让我们一步一步来，首先是这份英文文书。”

英文信件只留下只言片语：

62 Bri gow

sink stra

aland

skipp Gr

that monit of long

and ssistance

lost

“这真是模糊不堪呀！”少校垂头丧气地说。

“无论如何，”船长说，“至少这是我们能认识的地地道的英文啊！”

“正如船长所说，”格雷那凡勋爵说，“还有几个完整的词。”

“是呀！”这时格雷那凡夫人喜笑颜开，“看来这封文书已经有些线索了。”

“可惜，”少校说，“我们还没有凑到一个完整的句子。否则我们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然后找到失事船只的名字和沉船的地点了！”

“一定可以找到的！”爱特尔华勋爵十分肯定地说。

“这是肯定的，”一向爱附和别人意见的少校说道，“只是我们应该如何开始呢？”

“用一个文件补充另一个文件。”

“那还等什么呢，快找吧！”格雷那凡夫人嚷道。

第二片纸的字迹更难辨认，可以看见的只有寥寥几个孤立的文字。

7Juni Glas

zwei atrosen

graus

bringt ihnen

“这是用德文写的。”约翰·孟格尔船长只匆匆地瞥了一眼便肯定地下了这个结论。

“莫非您懂这种语言，约翰？”格雷那凡问道。

“是的，阁下。”

“那好，快告诉我们这几个词的意思吧！”勋爵一副十分迫切的样子。

船长拿起文书，仔细研究了一番，随即发表了他的见解：“首先能确定的是事件发生的日期：6月7日，把英文文书提供的数字和这个数字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日期了：1862年6月7日。”

“太棒了！”格雷那凡夫人喜上眉梢，“继续说下去吧，约翰！”

“在同一行里，”年轻的船长接下来的话给大家带来了更大的惊喜，“我看到这是一艘来自格拉斯哥海港的船只。”

“你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少校回应他说。

“可惜文书的第二行全部缺失了，”约翰·孟格尔又说，“但在第三行，有两个重要的提示词，意思是‘两个’和‘水手’。”

“如此看来，”格雷那凡夫人沉思，“就是说，有两位水手和一个船长咯？”

“夫人说得一点也没错。”格雷那凡勋爵也表示了赞同。

“可是我得承认，”船长接着又说，“接下来这个词我很困惑，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才好，也许第三个文书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至于这最后两个词倒不难，意思是‘给他们’，把这两个词与出现在英文文件第七行的词联系起来，不难得出‘给予他们救援’这个明显的结论。”

“没错！是给予他们救援！”格雷那凡惊喜地说，“但这些不幸